

第十七卷

劉長史女

吉州劉長史，與司丘掾高廣相善。俱秩滿，同歸。劉無子者也。生三女，皆殊色，甚愛之，而長女年十五，忽以病死，屍載舟中。廣之子，年二十，貌揚質慧。兩船相去百餘步。一夕，子披書未睡，適一婢來借火，曰：「我長史船中也。」子甚愛之，通焉。婢曰：「我家小娘子，比奴更豔。奴當為郎致之。」明夕又來，曰：「事諧矣，郎可少待。」子喜，立候船外。是時風清月朗。女子自後船來，子遙望見之，不自禁也，縱步相摟，倍常款愛。嗣此月餘，來無虛夕。忽謂子曰：「有言欲啟，得無相猜乎？」子固請說之。乃曰：「我長史亡女也。今尚更生，為汝之妻。汝當白我家尊開棺，使我得面承霜露，可耳。」子以告父廣。廣即達長史。長史不信，子更苦求之。長史怒。長史夫妻同夢女有言，乃信之。開棺視之，面如生。乃帷岸置棺，守焉。達旦，能飲。數日，依然如舊。遂擇吉於此地成婚。後生數子。因以「禮會村」名其地焉。

麗春

麗春者，唐韋諷祖母之美婢也。祖母妒之，乘夫他出，生理麗春於園中。至韋諷時，已九十年矣。諷好園事，鋤地，見髮，掘之，乃麗春也。眉目漸開。已而前來拜諷曰：「麗春初蒙冤死，即被二黑人引至一王府。春亦不敢自訴，而陰府已經知悉。減主母十一年祿以與春，乃付判官處分。適判官去職，此事遂寢，九十年矣。蓋陰司亦以下人故，不急也。昨天官來搜幽司，積滯者皆決遣。春是以得生。」諷問曰：「天官何狀？」曰：「絳衣赤冠，如今道士一也。」又問曰：「汝屍何得不毀？」曰：「冥事未結，屍不毀也。蓋地界主以藥敷之耳。」諷遂以為室。相道幽冥事，勸諷修德。曰：「天報之以福，信也。」勸諷修煉。曰：「入仙之路，福之福也。」嗣後數年，忽失諷、春所在。

秋英

臨海樂安章泛，年二十，死經日而蘇。乃曰：「吾之外兄，即天曹主也，吾是以得免，不惟免吾身，並一女子名秋英者，吾亦乞免之矣，其女即與我同歸。日暮路宿共枕，約以夫婦。當訪問之，彼云：『吳縣烏門，臨瀆徐家，門前有倒棗樹者。』至其所問秋英。主人亦心知矣，陽為不知者，而遞示以婢數人。泛曰：「皆非也。」乃出秋英示之，遂成婚，生子曰「天賜」。

郟惠連

大歷中，山陽人郟惠連，始居泗上。以其父嘗為河朔官，遂從居清河。父沒，惠連以哀瘠聞。廉使命吏臨弔，贈粟帛。既免喪，表授漳南尉。

歲餘，一夕獨處於堂，忽見一人，繡衣佩刀，趨至前，謂惠連曰：「上帝有命，拜公為司命主者，以冊立閻波羅王。」即以錦紋箱貯書，進於惠連曰：「此上帝命也。」軸用瓊鈿，襟以紋錦。又象笏、紫綬、金魚、玉帶以賜。惠連且喜且懼，心甚惶惑，不暇顧問，遂受之。立於前軒，有相者趨入，贊曰：「驅殿吏卒且至。」已而有數百人，繡衣紅額，左右佩兵器，趨入，羅為數行，再拜。一人前曰：「某幸得為使之吏，敢以謝。」詞竟又拜。拜訖，分立於前。相者又曰：「五嶽衛兵主將。」復有百餘人趨入。羅為五行，衣如五方色，皆再拜。相者又曰：「禮器樂懸吏、鼓吹吏、車輿乘馬吏、符印簿書吏、帑藏廚膳吏。」近數百輩，皆趨而至。有頃，相者曰：「諸岳衛兵，及禮器樂懸車輿乘馬等，請使躬自閱之。」惠連曰：「諸岳衛安在？」對曰：「自有所自耳。」惠連即命駕。於是控一白馬至，具以金玉。其導引控御從輩，皆向者繡衣也。數騎夾道前驅，引惠連東北而去，傳呼甚嚴。可行數里，兵至萬餘，或騎或步，盡介金執戈，列於路。槍槊旗旆，文繡交煥。俄見朱門外，有數十人，皆衣綠執笏，曲躬而拜者，曰「此屬吏也」。其門內，悉張帷几榻，若王者居。惠連既升階，據几而坐，俄綠衣者十輩，各齎簿書，請惠連判署。已而相者引惠連於東廡下一院，其前庭有車輿乘馬甚多，又有樂器鼓簫，及符印管鑰，盡致於榻上，以黃紋帕蔽之。其榻繞四墉。又有玉冊，用紫金填字，似篆籀書，盤曲若龍鳳之勢。主吏白曰：「此閻波羅王之冊也。」有一人具簪冕來謁，惠連與抗禮。即坐，謂惠連曰：「上帝以鄴郡內黃縣南蘭若海悟禪師有德，立心畫一，冊為閻波羅王，禮甚重。以執事有至行，故拜執事為司命主者，統冊立使。某幸列賓掾，故得侍左右。」惠連問曰：「閻波羅王居何？」府掾曰：「地府之尊者也。冠岳讀，總幽冥之務；非有奇特之行者，不在是選。」惠連思曰：「吾行冊禮於幽冥，豈非身已死乎？」又念及妻子，怏怏有不平之色。府掾已察其旨，謂惠連曰：「執事有憂色，得非以妻子為念乎？」惠連曰：「然。」府掾曰：「冊命之禮用明日。執事可暫歸治其家。然執事官至崇，幸不以幽顯為恨。」言訖遂起。惠連即命駕出行，而昏然若醉者，即據案假寐。

及寤，已在縣。時天才曉。驚歎且久，自度上帝命，固不可免。即具白妻子，為遺命，又白於縣令。令曹某不信。惠連遂湯沐，具紳冕，臥於榻。是夕，縣吏數輩，皆聞空中有聲若風雨，自北來，直入惠連之室。食頃，惠連卒，又聞其聲北向而去。歎駭。因遣使往鄴郡內黃縣南問，果是蘭若院禪師海悟者近卒矣。

蒼壁

蒼壁性聰慧，唐李林甫之愛僕也。暴死而蘇。以告林甫曰：「我初見門首，儀仗擁一貴人，如君上者。方窺視之，即被後人擒去，至一奇山一大樓下。望見殿上珠簾、碧玉案，道袍白玉冠。殿下仗衛千人。即門首貴人也。一朱衣人奏一文簿，備載安祿山顛末。貴人曰：『唐君之祚絕，而唐君之壽未絕，何也？』朱衣對曰：『唐君奢侈，所以絕祚。獨不好殺，所以壽不絕也。』貴人曰：『繼安祿山者，不一偽主，無令多敘，以傷帝心，今李林甫、楊國忠等，宜早追之，毋殘民也。』朱衣曰『諾』。少頃，又一朱衣奏一文簿，乃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，及佐命大臣全具者。貴人曰：『但可惜秦世民耳。』乃召蒼壁曰：「唐語林甫，速歸我紫府。應知人間之苦也。」言訖，遣人送我，我由是復醒，初不知身之死，但覺身之歸也。」林甫由是恣酒色，不視事。

